

後漢書

廿一

漢書門類				
三	五	一	五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六	一		漢
〇	三		書
函	三		
五	〇	五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35
冊數	30 (21)
函號	280 8



後漢書列傳第四十七

宋

宣城太守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賢

註

杜欒劉季劉謝傳

杜根字伯堅。潁川定陵人也。父安字伯夷。少有志節。年十三入

太學。號奇童。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

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離其患。時人貴

之。離被也。位至巴郡太守。政甚有聲。根性方實好絞直。絞急也。永初

元年。舉孝廉。為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根以安帝年

長。宜親政事。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

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

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日。目中

生蛆。因得逃竄。為宣城山中酒家保。

宣城縣故城。在今襄州率道縣南。其地出美酒。廣雅云。保使也。言為

任而使之也。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厚敬待之。及鄧氏誅。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帝謂根已死。乃下詔布告天下。錄其子孫。根方歸鄉里。徵詣公車。拜侍御史。初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諫太后歸政。坐抵罪。與根俱徵。擢爲尙書郎。並見納用。或問根曰。往者遇禍。天下同義。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絕跡之處。邂逅發露。禍及知親。故不爲也。順帝時。稍遷濟陰太守。去官還家。年七十八。卒。翊世字季明。少好學。深明道術。延光中。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共譖皇太子。廢爲濟陰王。翊世連上書訟之。又言樊豐王聖誣罔之狀。帝既不從。而豐等陷以重罪。下獄當死。有詔免官歸本郡。及濟陰王立。是爲順帝。司空張皓辟之。皓以翊世前訟太子之廢。薦爲議郎。翊世自以其功不顯。恥於受位。自劾歸。三公比辟不應。比猶類也尙書僕射虞詡雅重之。欲引與共參朝政。乃上書薦之。徵拜議郎。後尙書令左雄。僕射郭虔。復

舉爲尙書。在朝正色。百僚敬之。

樂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也。

神仙傳云。巴蜀郡人也。少而學道。不脩俗事。

好道。順帝時。以

宦者。給事掖庭。補黃門令。非其好也。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官。不與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擢拜郎中。四遷桂陽太守。以郡處南垂。不閑典訓。爲吏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

校學。以弊進之。

○劉敞曰。立校學。案文當作學校。

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

殿最。隨能升授。

幹府吏之類也。晉令諸郡國不滿五千。以下置幹吏二人。郡縣皆有幹幹猶主也。

政事明察。視事

七年。以病乞骸骨。荊州刺史李固。薦巴治迹。徵拜議郎。守光祿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徇行州郡。巴使徐州還。再遷豫章太

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貲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祀。翦理姦巫。

房謂爲房。堂而祀者。於是祇異自消。百姓始

頗爲懼。終皆安之。

神仙傳曰。時廬山廟有神。於帳中與人言語。飲酒投杯。能令

復作聲。郡中常患黃父鬼爲百姓害。巴到。皆不知所在。郡內無復疾疫也。

遷沛相。所在有績。徵拜尙書。

神仙傳曰。巴爲

尚書正朝大會巴獨後到又飲酒西南嘆之有司奏巴不敬有詔問巴巴頓首謝曰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故因酒為雨以滅火臣不敢不敬詔即以驛書問成都成都答言

正旦大失火食時有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與後忽一旦大風天會帝崩營

霧晦冥對坐皆不相見失巴所在尋問之云其日還成都與親故別也

起憲陵陵左右或有小人墳冢主者欲有所侵毀巴連上書苦

諫時梁太后臨朝詔詰巴曰大行皇帝晏駕有日卜擇陵園務

從省約瑩域所極裁二十頃而巴虛言言者壞人家墓事既非

實寢不報下巴猶固遂其愚復上誹謗苟肆狂瞽益不可長巴

坐下獄抵罪禁錮還家二十餘年靈帝即位大將軍竇武太傅

陳蕃輔政徵拜議郎蕃武被誅巴以其黨復譴為永昌太守以

功自劾○劉放曰案功不可以自劾當是無功自劾少一無字辭病不行上書極諫理陳竇之

冤帝怒下詔切責收付廷尉巴自殺子賀官至雲中太守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潁陰人濟北貞王勃之後陶為人居

簡不脩小節所與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貴不求合情趣

苟同貧賤不易意同宗劉愷以雅德知名獨深器陶時大將軍

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飢災異數見陶時游太學乃上

疏陳事曰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書曰惟

萬物之靈惟人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

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謂中

當天之中也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

車之聲鳴條地名在安邑之西尚書曰伊尹相湯伐桀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檀

車兵車也詩曰檀車嘒嘒四牡疇疇征夫不遠嘒音昌善反疇音管

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

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以取天下拾暴秦之敝

追亡周之鹿前書蒯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音義云以鹿喻帝位也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

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

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群醜刑隸芟刈小民

彫徹諸夏虐流遠近利器謂威權也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謂爵祿與置生奪廢誅也刑隸謂閹人也故天降

眾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寔場豺狼乳於春

後漢書列傳卷四十七

園鹿子曰鹿乳產也

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

又令牧守長吏

劉放曰案文令當作今

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

者為窮寃之魂貧餒者作飢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

妖叛之罪說苑曰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也

死者悲於窆窆生者戚於朝

野

杜元凱注左傳曰窆厚也窆夜也厚夜猶長夜也

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

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

前書買山上書曰秦始皇進諛諂之人殺直諫之士也

嘉言結於

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閭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

趙高為車府令與增咸陽

令閭樂謀殺胡亥事見史記也

權去己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

勢願陛下遠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

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說以消鼎雉之

災

武丁殷王高宗也尚書曰高宗得傅說為相殷復興焉高宗時有雉登鼎耳而雉武丁懼而修德位以永寧

周宣用申甫以濟

夷厲之荒

申伯仲山甫周宣王之臣也詩曰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史記曰周孝王之孳是為夷王夷王崩子厲王胡立行暴虐死于鈹也

竊

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

平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掃清萬里膺歷

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

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耀下鎮萬國臣敢吐不

時之義於諱言之朝

不特謂不合於時也諱言謂拒諫也

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

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時有上

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僚及

太學能言之士陶上議曰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眾

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露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

之士

詩大雅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人子來武旅周武王之旅身得水藹言喜悅也

皆舉合時宜動順

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

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

說苑曰有東郭祖朝者上書於晉獻公曰願請開國家之計獻公使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

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其禍亦及臣之身安得無預國家之計乎

蓋以為當今

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

劉放曰後民按文民當作貨

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象天象也。尚書曰。欽。若昊天。敬授人時。使男不逋。畝

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

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

柚空於公私之求。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

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

變為和玉。詩曰。大路南金。和玉。十和之玉也。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

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

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

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買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

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

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賈誼之言。役不食之民。使

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狀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

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

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

木本魚鳥之所至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銀薄之禁。

後治鑄之議。口結反。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列子曰。昔堯

年。不知天下理亂。堯乃微服遊於康衢。兒童謠曰。立我蒸人。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說苑曰。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避車而問之曰。夫子非有喪也

何哭之悲。與丘子對曰。吾有三失。吾少好學。周徧天下。還後吾親亡。是一失也。事君驕

奢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是三失也。○劉攽曰。注其不爾極。案文不當作非

徹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三光日月星也。分謂山。流謂河。言日月有

也。山崩川竭。皆亡之徵也。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

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

歎。詩小雅。鴻鴈之篇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鴻鴈于飛。集于中

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鄭玄注云。壞滅之國。徵人起屋舍築墻壁。百堵同時而起

言也。近聽征夫飢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憂。

始於此乎。列女傳曰。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之時。君老太子幼。女倚

也。豈為嫁之故。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見白駒之意。屏營彷徨。

不能監寐。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伏念當今。地廣而不

永今朝。白駒喻人也。監寐猶寤寐也。

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群小競起。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飽。吞肌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夫役

謂陳涉起薪也。窮匠謂鹽山之徒也。並見史記也。

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嚮應雲

台。八方分崩。中夏魚潰。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魚如爛而雖方尺之錢。亡也。何休曰。魚爛從中發潰爛也。

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絀織枯之末。函牛之鼎。謂大鼎也。淮南子曰。函牛之鼎。沸則

蠟不得置一足焉。絀掛也。音胡賣反。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潛焉出涕者也。詩小雅大東

下貌。鄭玄注云。傷今不如古也。臣東野狂闌。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

必以身脂鼎鑊。爲天下笑。帝竟不鑄錢。後陶舉孝廉。除順陽長

縣多姦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氣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不拘

亡命姦賊。於是剽輕劍客之徒。過晏等十餘人。過姓也。過國之後見左傳。皆來

應募。陶責其先過。要以後効。使各結所厚少年。得數百人。皆嚴

兵待命。於是覆案姦軌。所發若神。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

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陶明尚書春秋。爲之訓

詁。准三家尚書。三家謂夏侯建。侯勝。歐陽和伯也。及古文。是正文字七百餘事。名

曰中文尚書。頃之拜侍御史。靈帝宿聞其名。數引納之。時鉅鹿

張角。僞託大道。妖惑小民。陶與奉車都尉樂松。議郎袁貢。連名

上疏言之曰。聖王以天下耳目爲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

支黨不可勝計。前司徒楊賜。奏下詔書。切敕州郡。護送流民。會

賜去位。不復捕錄。雖會赦令。而謀不解散。四方私言云。角等竊

入京師。覘視朝政。烏聲獸心。私共嗚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

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

與之同罪。帝殊不悟。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明年張角反亂。海

內鼎沸。帝思陶言。封中陵鄉侯。三遷尚書令。以所舉將爲尚書

難與齊列。乞從冗散。拜侍中。以數切諫。爲權臣所憚。徙爲京兆

尹。到職當出脩宮。錢直千萬。時拜職名。當出買官之錢。謂之脩宮錢也。陶既清貧。而恥以

錢買職。稱疾不聽政。帝宿重陶才。原其罪。徵拜諫議大夫。是時

錢買職。稱疾不聽政。帝宿重陶才。原其罪。徵拜諫議大夫。是時

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憂致崩亂。復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吏。曉習戰陳。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阨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軍孤立。時溫中義從胡北宮伯玉等叛。遣左車騎將軍皇甫嵩討之。不剋也。關東破膽。四方動搖。威之不來。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絕諸郡賦調。冀尚可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三郡河東馮翊京兆也。壺谷壺關之谷。在上黨也。冰解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鬪生之計。西寇浸前。去警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

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為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乞須與之閒。深垂納省。其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讒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陶自知必死。對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譖。恨不與伊呂同疇。而以三仁為輩。論語曰。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遂閉氣而死。天下莫不痛之。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七曜論。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及上書言當世便事。條教賦奏書記辯疑。凡百餘篇。時司徒東海陳耽。亦以非罪與陶俱死。耽以忠正稱。歷位三司。光和五年。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謠言謂聽百姓風謠。善惡而馳涉之也。為民蠹害者。時太尉許毓。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其宦者子弟賓客。雖貪汗

穢濁皆不敢問。而虛糺邊遠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詣闕陳訴。耽與議郎曹操。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其言忠切。帝以讓馮濟。由是諸坐謠言徵者。悉拜議郎。宦官怨之。遂誣陷耽。死獄中。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也。性好學。善陰陽。初舉孝廉。再遷白馬令。

桓帝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以誅冀功。並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民女。亳氏為皇后。數月間。

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時封后兄康為比陽侯。弟統昆陽侯。統從兄會安陽侯。統弟秉為濟陽侯。是時地

數震裂。眾災頻降。雲素剛憂國將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書。移

副三府。露布謂不封之也。并曰。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

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史記曰。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

矣。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歲。君期一周。當有黃精代見。姓

陳項虞田許氏。不可令此人居太尉太傅。典兵之官。黃精謂魏氏將與也。陳項

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殺之耳。而猥

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將列

謂皇甫規孔子曰。帝者諦也。春秋運斗樞曰。五帝修名立功。修德成化。統調陰陽。招類使神。故稱帝。帝之諦言也。鄭玄注云。審諦

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尺一之板。謂詔策也。見漢官儀也。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

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尚書都護。劔戟送黃門北寺獄。使中常侍

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眾。傷雲以忠諫獲

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

救雲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

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周昌解見陳忠傳。朱雲上書曰。

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去。左將軍辛慶忌以死爭。上意解。然後得

後漢書刊傳卷四十一 李雲

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去。左將軍辛慶忌以死爭。上意解。然後得

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

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去。左將軍辛慶忌以死爭。上意解。然後得

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

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去。左將軍辛慶忌以死爭。上意解。然後得

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

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去。左將軍辛慶忌以死爭。上意解。然後得

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

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去。左將軍辛慶忌以死爭。上意解。然後得

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

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去。左將軍辛慶忌以死爭。上意解。然後得

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

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去。左將軍辛慶忌以死爭。上意解。然後得

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

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去。左將軍辛慶忌以死爭。上意解。然後得

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

曰事並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比于以死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乃

見前書。而觀其故敢觸龍鱗。冒昧以請。韓子曰。夫龍之為蟲也。可狎而馴也。逆鱗說者。嬰

心。事見史記。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並上疏請雲。

帝悲甚。有司奏以爲大不敬。詔切責蕃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

二等。時帝在濯龍池。管霸奏雲等事。霸跪言曰。李雲野澤愚儒。

杜衆郡中小吏。出於狂慧。不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不諦。是何

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顧使小黃門可其奏。雲衆皆死獄中。後

冀州刺史賈琮使行部。過祠雲墓。刻石表之。

論曰。禮有五諫。諷爲上。五諫謂諷。諫。順。諫。闕。諫。指諫陷諫也。諷諫者。知忠禍

者。視人君顏色而諫也。指諫者。質指其事而諫也。順諫者。出辭遜順。不逆君心也。闕諫

也。陷諫者。言國之害。忘生爲君也。見大戴禮。若夫託物見情。因文載旨。使

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卜商詩序貴在於意達言從。理

歸乎正。曷其絞訐摩上。以銜沽成名哉。絞直也。訐正也。沽買之也。李雲草茅之

生。不識失身之義。禮禮曰。凡自稱於君。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易曰。臣不密則失身。○劉牧曰。注

宅在邦者。案儀禮文。遂乃露布帝者。班檄三公。至於誅死而不顧。斯

豈古之狂也。論語曰。古之狂也直。今之狂也詐而已矣。夫未信而諫。則以爲謗已。論語曰。事君信

而後諫。其君未信。則以爲謗己。故說者識其難焉。韓非有說難篇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也。高祖父廣陵靖王。父辯。清河太守。謝承書云。

父祥爲清瑜少好經學。尤善圖讖天文。歷筭之術。州郡禮請不就。

延熹八年。太尉楊秉舉賢良方正。及到京師。上書陳事曰。臣瑜

自念。東國鄙陋。得以豐沛枝胤。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故太尉楊

秉。知臣竊闕典籍。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有補萬一。而秉忠謨

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

之音。竊爲辛楚。泣血漣如。幸得引錄。備荅聖問。泄寫至情。不敢

庸回。庸用也。回邪也。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爲咨

嗟。天曷爲動變。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炳耀。關之盛衰者

也。四七二十八宿也。諸侯爲天子守四方。猶天之有二十八宿。漢官儀曰。天子建侯。上法四七也。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

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疎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公羊傳曰。諸侯一聘三女。天子一娶九女。夏殷制也。娣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皆當盛其

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左傳曰。天有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陰物也。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之疾也。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

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為并。詩云。五日為期。六日不詹。詩小雅曰。終朝采藍。不盈一擔。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注云。詹至也。婦人過時而怨曠。期至五日而歸。今六日不至。是以憂也。怨曠

作歌。仲尼所錄。謂仲尼刪詩編錄也。況從幼至長。幽藏歿身。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貴。行路之言。官發略人女。取而復

置。轉相驚懼。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尙有城崩霜隕之異。況乃群輩咨怨。能無感乎。淮南子曰。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謂之王。繫

之。仰天而哭。五月天為之下霜。列女傳曰。齊人杞梁。妻甚苦。戰死。其妻無所歸。乃就夫尸於城下而哭之。七日城崩也。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無有壞墮。無起土。

功無發大衆也。促以嚴刑。威以正法。劉放曰。案文當作正法。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

田而覆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賂賂。皆為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

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

宦官之舍。近習謂親近狎者。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各正諸己。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

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孝經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鄭玄注云。七人謂三公及前疑後承

左輔右弼。及開東序。金勝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武致興之道。爾雅曰。東序。禮也。以金。勝之不欲人開也。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

和平。德感祥風矣。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八方則祥風至。臣慳慳推情。言不足採。慳慳誠懇之懼。以觸忤。征營懼悸。於是特詔召瑜。問災咎之徵。指事案經。讖以對。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而更策以它事。瑜復悉心以

對八千餘言。有切於前。帝竟不能用。拜為議郎。及帝崩。大將軍
竇武欲大誅宦官。乃引瑜為侍中。又以侍中尹勳為尚書令。共
同謀畫。及武敗。瑜勳並被誅。事在武傳。勳字伯元。河南人。從祖
睦為太尉。睦孫頌為司徒。勳為人剛毅直方。少時每讀書。得忠
臣義士之事。未嘗不投書而仰歎。自以行不合於當時。不應州
郡公府禮命。桓帝時。以有道徵。四遷尚書令。延熹中。誅大將軍
梁冀。帝召勳部分眾職。甚有方略。封宜陽鄉侯。僕射霍諝。尚書
張敞。歐陽參。李偉。虞放。周永。並封亭侯。勳後再遷至九卿。以病
免。拜為侍中。八年。中常侍具瑗。左悺等。有罪免。奪封邑。因黜勳
等爵。瑜誅後。宦官悉焚其上書。以為訛言。子琬傳瑜學。明占候
能著災異。舉方正。不行。

謝弼字輔宜。東郡武陽人也。郡漢陽人也。與此不同。中直方正。猶言中也。為鄉邑所宗師。建寧二年。詔舉有道之士。弼與東海陳敦。玄

菟公孫度俱對策。皆除郎中。時青蛇見前殿。大風拔木。詔公卿
以下陳得失。弼上封事曰。臣聞和氣應於有德。祲異生乎失政。
上天告譴。則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蛇者陰
氣所生。鱗者甲兵之符也。謝承書曰。蛇者陰氣所生。龍之類也。龍有鱗甲兵之符也。鴻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孽。前書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極弱。時則有下伐上之阿。龍蛇之孽也。又熒惑守
元。裴回不去。法有近臣謀亂。發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
幄之內。親信者為誰。宜急斥黜。以消天戒。臣又聞惟虺惟蛇。女
子之祥。詩小雅之文也。鄭玄注云。虺。伏惟皇太后。定策官闔。援立聖明。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為生女。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賈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
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文帝徙淮南王長於蜀。哀
盜曰。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也。昔周襄王不能敬事其母。戎狄遂
至交侵。史記曰。周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有寵帶與戎翟謀伐襄王。孝和皇帝不絕竇后之恩。
前世以為美談。竇太后崩。張酺等奏云。不宜合葬先帝。和帝手詔曰。臣禮為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於是合葬。見皇后紀也。禮為

人後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援神契

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日蹙。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

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尚書

曰。蒸蒸。父不格。姦。孔安國注云。蒸蒸。猶進也。言舜進於善道。詩凱風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

勳。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易師卦上六爻詞也。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

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又故太傅陳蕃。輔相陛下。

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群邪。一旦誅滅。其為酷濫。駭動天

下。而門生故吏。並離徙錮。蕃身已往。人百何贖。詩國風曰。如可。賈

還其家屬。解除禁網。夫台宰重器。國命所繼。今之四公。唯司空

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四公謂劉矩為太尉。許訓為司徒。胡廣為太傅。及寵也。書曰。如有一

介臣。斷斷。猶無它伎。孔安國注云。斷斷。猶然專一之臣也。必有折足覆餗之凶。

可。因災異。並加罷黜。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鼎以喻三公。餗。餗也。折足。覆餗。言不勝其任。徵故司空王暢。

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臣山藪頑闇。

未達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諱忌。伏惟陛下。裁其

誅罰。左右惡其言。出為廣陵府丞。去官歸家。中常侍曹節從子

紹。為東郡太守。忿疾於弼。遂以它罪收考。掠按死獄中。時人悼

傷焉。初平二年。司隸校尉趙謙。上訟弼忠節。求報其怨魂。乃收

紹斬之。

贊曰。鄧不明辟。尚書曰。朕復子明辟。孔安國注云。復。還明君之政。於成王也。言鄧后臨朝。不還政於安帝也。梁不損陵。

謙。憐藥杜。諷辭以興。黃寇方熾。子奇有識。諷。協韻音。式侍反。武謀允臧。瑜

亦協志。弼忤宦情。雲犯時忌。成仁喪己。同方殊事。

後漢書列傳第四十七

後漢書列傳第四十八

宋 宣城太守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註

虞傳蓋臧傳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武平故城在今亳州鹿邑縣東北。鄗元水經注云武平城西南七里。有漢尚書令虞詡碑。題云

君詩詡字定安。虞仲之後。定安蓋詡之別字也。祖父經為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

冬月上其狀。恒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

定國。卒至丞相。前書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其父于公為縣獄吏。郡決曹。所決皆不恨。為之生立祠。其門閭壤。父老方共修之。于公曰。少高大

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決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寃。子孫必有與者。至定國為丞相。孫永為御史大夫也。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

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為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詡年

十二。能通尚書。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以為吏。

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後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

脩府。拜郎中。漢官儀曰。脩字伯游。襄城人也。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

後漢書列傳卷四十八

軍鄧鷺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
 集議鷺曰譬若衣收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
 所保議者咸同詡聞之乃說李脩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
 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
 而棄之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不
 可之甚者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說文曰諺傳言也前書曰秦漢
 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
 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
 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
 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
 相聚席卷而東席卷言無餘也前書曰
 雲徹席卷後無餘災也雖賁育為卒太公為將猶恐
 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
 極棄之非計疽滲
 瘡也脩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

計當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
 誠宜令四府九卿四府謂太傅太師司徒司空之府也九卿謂太常光
 祿衛尉廷尉太僕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等也各辟
 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為冗官冗散也音
 八勇反外以勸厲答
 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脩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
 是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以安慰之鄧鷺
 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傷詡後朝歌賊寧季
 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
 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衰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
 職也不過槃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
 字
 伯威援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邪詡曰初除之
 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詡譎之知其無能為也譎當作
 壽也朝歌者
 韓魏之郊韓界上黨魏界河內
 相接犬牙故云郊也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敖倉在滎
 陽解具安
 也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眾劫庫兵守成臯斷

天下右臂右臂喻要便也此不足憂也。今其眾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

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闕而已。闕與同及到官，設令三科，以

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

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為下。取得百餘人，詔為饗會，悉貰其

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

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采緹縫其裾，為幟。幟記也。續漢書曰：有出以絳縷縫其裾也。

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遷懷令。後羌寇武都，

鄧太后以詔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太守，引見嘉德殿，厚加賞賜。

羌乃率眾數千，遮詔於陳倉嶓谷，詔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

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詔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

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

減竈，而君增之。孫臏為齊軍將，與魏龐涓戰，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過半矣。事見史記。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前書王吉上疏曰：古者師行三十里。

吉行五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詔曰：虜眾多，吾兵少，徐行則易

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眾多

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

不滿三千，而羌眾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赤亭故城在今渭州襄武縣東南，有赤亭水也。

乃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

兵急攻，詔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詔

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眾，令從東郭門出。北一作西

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詔計賊當

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

大破之，斬獲甚眾。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詔乃占相地勢，築營

壁二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先是，運道艱險，

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廣雅曰：僦，賃也。音子救反。僦五，致一，謂用五石賃而致一石也。詔乃自

將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辯。沮及下辯並縣名。沮今與州順政縣也。下辯今成州同谷縣也。沮音七余反。

數十里皆燒石翦木開漕船道

續漢志曰下辯東三十餘里有狹中當水泉生大石障塞水流每至春夏輒溢沒秋

稼壞敗營郭羽乃使人燒石以水灌之石皆坼裂因銷去石遂無汎溺之患也以人僦直雇借備者於是水運通

利歲省四千餘萬詔始到郡戶裁盈萬及綏聚荒餘招還流散

二三年閒遂增至四萬餘戶鹽米豐賤十倍於前

續漢書曰詔始到穀石千鹽石

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歲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流人還歸郡戶數萬人足家給一郡無事坐法免永建元年代陳禪

為司隸校尉數月閒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中常侍程璜陳秉

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為苛刻三公劾奏詔盛夏多拘繫無

辜為吏人患詔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堤防刑罰者人之銜

轡禮記曰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轡防為無用壞之者必有水敗戶子曰刑罰者人之輻策也今州曰任郡郡

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為賢盡節為愚臣所發舉

臧罪非一二府恐為臣所奏

劉攽曰案上文三公劾詔則此當為三府也遂加誣罪臣將

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

韓詩外傳曰昔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蘧子瑕不肖不能退為

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理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乃立召蘧伯玉而貴之蘧子瑕而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也順

帝省其章乃為免司空陶敦

漢官儀曰敦字文理京兆人也

時中常侍張防特用

權勢每請託受取詔輒案之而屢寢不報詔不勝其憤乃自繫

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

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

繫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

震為樊豐所譖而死書奏防流涕訴帝詔坐論

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詔自引詔曰

寧伏歐刀以示遠近

歐刀刑人之刀也宦者孫程張賢等知詔以忠獲

罪乃相率奏乞見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

謂順帝為太子被江京等廢為濟陰

王程等謀立之時也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為何以非先帝

乎司隸校尉虞詡為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

正反構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

史記天官書曰虛危南有衆星曰羽林也

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下詔出詔還假印綬時防立在帝後

程乃叱防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就東箱

坤書云箱序也

字或作廂

程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

阿母宋娥也

帝問諸尚書

尚書賈朗素與防善證詔之罪帝疑焉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

於是詔子顛與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

訴言枉狀梵乃入言之防坐徙邊賈朗等六人或死或黜即日

赦出詔程復上書陳詔有大功語甚切激帝感悟復徵拜議郎

數日遷尚書僕射是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謫罰者輸贖號為

義錢託為貧人儲而守令因以聚斂詔上疏曰元年以來貧百

姓章言長吏受取百萬以上者匈匈不絕謫罰吏人至數千萬

而三公刺史少所舉奏尋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錢給貸貧

人走卒伍伯之類也續漢志曰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六人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

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一人黃綬武官伍伯文官辟車給下侍問門閭部署街走

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率皆赤幘絳繡即今行鞭杖者也此言錢者令其出資錢

不役其身也○劉歆曰注街走卒又赤幘絳繡案後漢志街下一里字又云絳繡字

誤司空劾案州及郡縣皆坐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權制於是

詔書下詔章切責州郡謫罰輸贖自此而止先是寧陽主簿詣

闕訴其縣令之枉

寧陽縣屬東平國故城在今兗州與丘縣南也

積六七歲不省主簿乃上

書曰臣為陛下子陛下為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

詣單子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書尚書遂劾以大逆詔駁

之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蠢之人

不足多誅帝納詔言答之而已詔因謂諸尚書曰小人有怨不

遠千里斷髮刻肌詣闕告訴而不為理豈臣下之義君與濁長

吏何親而與怨人何仇乎聞者皆慙詔又上言臺郎顯職仕之

通階今或一郡七八或一州無人宜令均平以厭天下之望及

諸奏議多見從用詔好刺舉無所回容

回曲也

數以此忤權戚遂

九見譴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永和初遷尚書令

以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復徵之會卒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

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

不有寃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恭有

俊才官至上黨太守

傅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

靈州縣也

本字幼起慕南容三復白珪

乃易字焉

家語子貢對衛文子曰一日三復白珪之珪是南宮縚之行也王肅注云珪缺也詩云白珪之珪尚可磨也斯言之珪不可為也一日三復慎

之至

身長八尺有威容少師事太尉劉寬再舉孝廉聞所舉郡

將喪乃棄官行服後為護軍司馬與左中郎將皇甫嵩

○劉放曰案嵩傳此

少一

俱討賊張角燮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

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

左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璜鼓搆戴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

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

皇甫嵩傳曰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

也臣受戒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剋黃巾雖盛不足為

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

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闖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

黃巾燮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甫好也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

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韓子曰冰炭不同器而彼知正人之功顯而

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夫孝子疑於屢至甘茂

武王曰昔曾參之居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

自若也又告之其母自若也又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

信也三人疑之共援傳市虎成於三夫解見馬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復

有杜郵之戮矣白起與應侯有隙搆之秦昭王免起為士伍遷之陰密行出咸

其地鄠元注水經云渭水北有杜郵亭也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廢之誅

極音紀力反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

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鈇鉞之戮陛下少

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宦者趙忠見而忿惡及破張角燮功多

當封忠訴諂之續漢書曰燮軍斬賊三帥下已靈帝猶識燮言識記

志得不加罪竟亦不封以為安定都尉以疾免後拜議郎會西

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司徒崔烈以為

漢書卷之九十八

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烈堅執先議。爨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郎楊贊奏。爨廷辱大臣。帝以問爨。爨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為上將。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願計當從與不耳。季布猶曰。噲可斬也。

將單于為書嫂呂太后。呂太后怒。召諸將議之。將軍樊噲曰。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太后。以噲言為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酈商別定隴右。

前書漢王賜酈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定北地。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為斷匈奴右臂。

前書武帝分武威酒泉置張掖敦煌。謂之四郡。劉歆等議曰。孝武帝北邊匈奴。除昆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高姑羌裂匈奴之右臂。姑音而遮。反。○劉敞曰。注以高姑羌案高當作焉。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內為之騷動。陛下臥不安寢。烈為宰相。不念為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

說文曰。衽衣衿也。士勁甲堅。因以為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之。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爨議。由是朝廷重其方格。

方正也。格猶標準也。每公卿有缺。為眾議所歸。頃之趙忠為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等謂忠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眾心。忠納其言。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延謂爨曰。南容少荅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爨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爨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權貴亦多疾之。是以不得留。

封出為漢陽太守。初郡將范津明知人。○劉敞曰。案文明當作名。聲之誤也。明雖可通。但前後多云名。人舉爨孝廉。及津為漢陽。與爨交代。合符而去。鄉邦榮之。津字文淵。南陽人。爨善郵人。叛羌懷其恩化。並來降附。乃廣開屯田。

列置四十餘營。時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球。球為通姦利。士人怨之。

漢官曰。司隸功曹從事即治中也。中平四年。鄙率六郡兵討金城賊王國韓遂等。爨知鄙失眾必敗。諫曰。使君統政日淺。人未知教。孔子曰。不

漢書卷之九十八

九十八

教人戰。是謂弄之。今率不習之人。越太隴之阻。將十舉十危。而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衆。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挺解也。必謂我怯。群惡爭勢。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人。討已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今不爲萬全之福。而就必危之禍。竊爲使君不取。鄙不從。行至狄道。果有反者。先殺程球。次害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守。時北胡騎數千。隨賊攻郡。○劉放曰。時北胡騎數千。按文少一地字。皆夙懷燮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燮歸鄉里。子幹年十三。從在官舍。知燮性剛。有高義。恐不能屈志。以免進諫。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里羌胡。燮北地人。故云鄉里也。先被恩德。欲令弄郡而歸。願必許之。徐至鄉里。率厲義徒。見有道而輔之。以濟天下。言未終。燮慨然而歎。呼幹小字曰別成。幹集曰。幹字彥林。汝知吾必死

邪。蓋聖達節。次守節。

左傳曰。曹公子臧曰。前志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

且殷紂之暴。伯夷

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其賢。

史記曰。伯夷孤竹君之子也。武王載文王木

死。論語曰。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

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亦豈絕伯夷。世

亂不能養浩然之志。

孟子曰。養吾浩然之氣。趙岐注曰。浩然天氣也。

食祿又欲避其難乎

左傳曰。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也。

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主簿楊會吾

之程嬰也。

程嬰解見馮衍傳也。

幹哽咽不能復言。左右皆泣下。王國使故

酒泉太守黃衍燮說曰。成敗之事。已可知矣。先起上有霸王之

業。下成伊呂之勳。天下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爲吾屬師乎。即師

君也。尙書曰。作之君。作之師也。

燮案劔叱行曰。若剖符之臣。反爲賊說邪。遂麾左

右進兵。臨陣戰歿。謚曰壯節侯。幹知名。位至扶風太守。

蓋勳字元固。敦煌廣至人也。

廣至縣名。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東。今謂之縣泉堡是也。

家世二千

石。續漢書曰。曾祖父進。漢陽太守。祖父彪。大司農。謝承書曰。父字思齊。官至安定屬國都尉。

初舉孝廉。爲漢陽長史。時

武威太守倚恃權勢。恣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涼

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之於勳。勳素

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可因此報隙。勳曰。不可。謀事殺良。非忠也。

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繼食鷹鷂。欲其鷂。繼繫也。廣雅曰。鷂執也。蒼頡解

也。食音嗣。鷂而亨之。將何用哉。鵠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而詣勳

求謝。勳不見。曰。吾為梁使君謀。不為蘇正和也。怨之如初。續漢書中平元

年。黃巾賊起。故武威太守酒泉黃儁。被徵失期。梁鵠欲奏誅儁。儁為言得免。儁以

黃金二十斤謝勳。勳謂儁曰。吾以子罪在八議。故為子言。吾豈賣評哉。終辭不受。中

平元年。北地羌胡與邊章等寇亂隴右。刺史左昌因軍興斷盜

數千萬。斷謂割截。勳固諫。昌怒。乃使勳別屯阿陽。以拒賊鋒。阿陽縣屬天水郡。

欲因軍事罪之。而勳數有戰功。邊章等遂攻金城。殺郡守陳懿。

勳勸昌救之。不從。邊章等進圍昌於冀。昌懼而召勳。勳初與從

事辛曾孔常俱屯阿陽。及昌檄到。曾等疑不肯赴。勳怒曰。昔莊

賈後期。穰苴奮劍。齊景公時。燕晉侵齊。景公以司馬穰苴為將。扞之。仍令寵臣莊賈監軍。與穰苴期。旦日會。賈素驕貴。夕時至。穰苴召軍正

問曰。軍法期而後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賈以徇。三軍。今之從事。豈重古之監軍哉。曾等懼而從

之。勳即率兵救昌。到乃謂讓章等。責以背叛之罪。皆曰。左使君

若早從君言。以兵臨我。庶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圍

而去。昌坐斷盜徵。以扶風宋臬代之。續漢書臬字作泉也。臬患多寇叛。謂勳

曰。涼州寡於學術。故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

或使人知義。勳諫曰。昔太公封齊。崔杼殺君。伯禽侯魯。慶父篡

位。崔杼齊大夫。齊莊公先通其妻。杼殺之。慶父魯莊公弟。莊公子開立。是為潛公。慶父襲殺潛公。並見史記。此二國豈乏學者。今

不急靜難之術。遠為非常之事。既足結怨一州。又當取笑朝廷。

勳不知其可也。臬不從。遂奏行之。果被詔書詰責。坐以虛慢徵。

時叛羌圍護羌校尉夏育於畜官。前書尹翁歸傳曰。有論罪輸。畜官音義曰。右扶風畜收所在。有死師之屬。故

人。為魚麗之陳。麗音離。左傳曰。王以諸侯伐鄭。鄭原繁高渠彌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杜預注曰。此魚麗陳法也。羌

精騎夾攻之急。士卒多死。勳被三創。堅不動。乃指木表曰。

必尸我於此。句就種羌滇吾。句就羌別種也。句音古侯反。素為勳所厚。乃以兵

扞衆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爲負天。勳仰罵曰。死反虜。汝何知。促來殺我。衆相視而驚。滇吾下馬與勳。勳不肯上。遂爲賊所執。羌戎服其義勇。不敢加害。送還漢陽。後刺史楊雍。即表勳領漢陽太守。時人飢相漁食。勳調穀稟之。調猶發也先出家糧以率衆。存活者千餘人。後去官。徵拜討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何苦。而反亂如此。勳曰。倖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校尉蹇碩在坐。帝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而以此恨勳。帝又謂勳曰。吾已陳師於平樂觀。多出中藏財物以餌士。何如。中藏謂內藏也勳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國語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章昭注曰。燿明也。觀示也。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祗贖武耳。左傳曰。戎昭果毅。以聽之。謂武殺敵爲果。致果曰毅也。帝曰。善。恨見君晚。群臣初無是言也。勳時與宗正劉虞。佐軍校尉袁紹。同典禁兵。勳謂袁紹曰。吾仍見上。上甚聰明。但擁蔽於左右耳。若共併力誅。孽倖。然後徵拔英俊。以興漢室。功遂身退。豈不快乎。

虞紹亦素有謀。因相連結。未及發。而司隸校尉張溫。舉勳爲京兆尹。時長安令楊黨。父爲中常侍。恃勢貪放。勳案得其臧千餘萬。貴戚咸爲之請。勳不聽。具以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案。威震京師。時小黃門京兆高望。爲尙藥監。倖於皇太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爲孝廉。勳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府聚也勳曰。選賢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勳雖在外。每軍國密事。帝常手詔問之。續漢書曰。是時漢陽叛人王國。衆十餘萬。攻陳倉。三輔震動。勳領部兵五千人。自請滿萬人。因表用處士扶風孫瑞。爲鷹鷄都尉。桂陽魏傑。爲破敵都尉。京兆杜楷。爲威虜都尉。弘農楊儒。爲烏擊都尉。長陵第五儁。爲清寇都尉。凡五都尉。皆素有名。悉領屬。勳每有密事。靈帝手詔問之。數加賞賜。甚見親信。在朝臣右。及帝崩。董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勳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猶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孫卿子曰。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禍與福鄰。莫知其門也。卓得書。意甚憚之。徵爲議郎。

時左將軍皇甫嵩精兵三萬屯扶風。勳密相要結。將以討卓。會嵩亦被徵。勳以眾弱不能獨立。遂並還京師。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勳長揖爭禮。見者皆為失色。卓問司徒王允曰。欲得快司隸校尉。誰可作者。允曰。唯有蓋京兆耳。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不可假以雄職。乃以為越騎校尉。卓又不欲令久典禁兵。復出為潁川太守。未及至郡。徵還京師。時河南尹朱儁為卓陳軍事。卓折儁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汙我刀。勳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武丁殷王高宗也。謂傅說曰。啓乃心。沃朕心。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見況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曰。戲之耳。勳曰。不聞怒言可。以為戲。卓乃謝儁。勳雖強直不屈。而內厭於卓。不得意。疽發背卒。時年五十一。遺令勿受卓賻贈。卓欲外示寬容。表賜東園祕器。贈送之如禮。葬于安陵。子順官至永陽太守。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射陽故城在今楚州安宜縣東。父曼有幹事才。謝承書曰。

曼達於從政為漢良吏。邊匈奴中。將還京師。太尉袁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曼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為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大小道里近遠人獸多少。風俗燥溼。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名種不與中國同者。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乎。熹平元年。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句章縣故城在今越州鄞縣西。十三州志云。句踐之故曰。自稱大將軍。立其父生為越王。攻破城邑。眾以萬數。拜曼揚州刺史。曼率丹陽太守陳賁。擊昭破之。昭遂復更屯結。大為人患。曼等進兵。連戰三年。破平之。獲昭父子。斬首數千級。遷曼為使匈奴中郎將。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漢法。孝廉試經者。拜為郎。洪以年幼才俊。故拜童子郎也。續漢書曰。左雄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章。年籍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也。知名太學。洪體貌魁梧。有異姿。魁梧壯大之貌也。梧音吾。舉孝廉。補郎丘長。即丘縣屬琅琊國。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東南。即春秋之祝丘也。中平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為功曹。時董卓弑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謂超為廣陵。兄。邈為陳留也。今王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効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人殷富。若動桴鼓。可得萬人。以此誅除

後漢書列傳卷之八十八

卷之八十八

國賊。爲天下唱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先謂超曰。聞弟爲郡。委政臧洪。洪者何如人。超曰。臧洪海內奇士。才略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即引洪。與語大異之。乃使詣兗州刺史劉岱。岱字公山豫州刺史孔伷。伷字公緒遂皆相善。邈既先有謀約。會超至。定議。乃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將盟。既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操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毒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顛覆。四海兇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伷。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瑁字橋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料収凡我同盟。齊心一力。以致臣節。隕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左傳曰。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墜其師。無克祚國也。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聞其言者。無不激揚。自是之後。諸軍各懷遲疑。莫適先進。遂使糧儲單竭。兵衆乖散。時討

虜校尉公孫瓚。與大司馬劉虞有隙。超乃遣洪詣虞。共謀其難。行至河間。而值幽冀交兵。行途阻絕。因寓於袁紹。紹見洪甚奇之。與結友好。以洪領青州刺刺。前刺史焦和。好立虛譽。能清談。時黃巾群盜處處颺起。而青部股實。軍革尙衆。和欲與諸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行。而賊已屠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禱禱群神。巫女巫也。史祝史也。禱謂營撥用幣以禳風雨霜雪。水旱厲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禱謂告事求福也。又恐賊乘凍而過。命多作陷冰丸。以投于河。衆遂潰散。和亦病卒。洪收撫離叛。百姓復安。在事二年。袁紹憚其能。徙爲東郡太守。都東武陽。時曹操圍張超於雍丘。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穆。而洪爲紹所用。恐不能救。好遠來。違福收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圍。乃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

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譬洪。示其禍福。責以恩義。

歐帝春秋曰。紹使琳為書入。條責以恩義。告喻使降也。洪答曰。隔關相思。發於寤寐。相去步武。爾雅曰。武。述也。而趨舍異規。其為愴恨。胡可勝言。前日

不遺。比辱雅況。比類也。述叙禍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闕於大道。不達余趣哉。是以捐弄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遙

付偏心。粗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家語。孔子之鄉。與程子相遇於塗。傾蓋而語也。恩

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臨兵。觀主人之旗鼓。洪帶寓於紹。故謂之主人也。瞻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擲矢。擲。捉也。音

反。不覺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為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劉攽曰。案文。悔字無義。未詳何字也。或曰。悔當作益。受任之初。志同大事。掃

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遺戾。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

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

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己。來者側席而待之。去者克己自責。不責人也。則僕抗

季札之志。不為今日之戰矣。吳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逃去。見史記也。昔張景明登壇

唾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英雄記云。袁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才等說

韓讓。使讓冀州與紹。然則讓之讓。位景明亦有其功。其餘未詳也。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

罪復見。斫刺。魏志呂布傳曰。布破張燕軍。而求益兵。衆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八人。辭以送布。止於帳側。布僞使人於帳中鼓箏。紹兵臥。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牀。被謂已死。明且紹訊問知布尚在。乃閉城門。布遂引去。劉子瓚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親。以詐求歸。可謂

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復僵尸麾下。不蒙虧除。慕進者蒙榮。遠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遊士之願也。是以鑒戒前人。守節窮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左傳云。公山不狃曰。君子違不適。讐國。杜預注云。違。奔亡也。

足下常見久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為

後漢書列傳卷四十八

三

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
曲筆以求存。崔杼殺齊莊公。欲劫晏子與盟。以載拘其頸。劔承其心。晏子曰。劫吾
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
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也。故身傳圖象。名垂

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
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左傳曰。楚子圍宋。築室反耕。
杜預注曰。築室於宋。反兵耕
田。示無
還意也。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伯珪公
孫瓚字張揚飛燕。旅力

作難。魏志曰。張揚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爲從事。何進令於本州募兵。得
千餘人。因留上黨。擊山賊。進敗揚。遂以所將兵攻上黨。仍略諸縣。衆至數千。又
與袁紹合。張燕常山人。本姓褚。黃巾起。燕合衆少年爲群盜。衆萬人。博陵張牛角立起。
衆次瓌陶。牛角爲飛矢所中且死。告其衆曰。必以燕爲帥。角死。衆奉燕。故改姓張。燕標
悍捷。速過人。軍中號爲飛燕。衆至百萬。號曰黑山。後助公孫
瓚與紹爭冀州也。○劉放曰。注張牛角立起。案文立當作之。北鄙將告倒懸之

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股肱猶手足也。言北邊有倉卒
之急。股肱之臣將告歸自救耳。主人當鑒戒

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

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前書彭越將其衆居鉅野中。無所屬。漢王
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也。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

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璽書。與之

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微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

於盟主。盟主謂
袁紹也。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

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

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援救。洪自度不免。呼吏謂曰。

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

軍無事。空與此禍。與音
預。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

明府之於袁氏。本無怨隙。今爲郡將之故。自致危困。吏人何忍

當捨明府去也。初。尙掘鼠煮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啓內廚米

三斗。請稍爲饘粥。杜預注左傳曰。饘
糜也。音之連反。洪曰。何能獨甘此邪。使爲薄

糜。徧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

女七八十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盛帷幔。大會

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瞑目曰。諸

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缺望非冀。前書音義曰。缺猶冀也。缺音羌。悉反。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為兄。則洪府君亦宜為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為國除害。坐擁兵眾。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羊公傳曰。事君猶事父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為用。乃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少為諸生。親慕於洪。隨為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為郡將。奈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疇。空復爾為。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論曰。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想其行跣且號。東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英雄之所趨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筭以相倚者。蓋惟利勢所在而已。況偏城既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敵之衡。以紓倒懸之會。忿悁之師。兵家所忌。前書魏相上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其入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荆則未聞也。兵驕者。滅此非但人事。乃天道也。吳破楚。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以車五百乘救楚。敗吳兵於稷。事見左傳及史記。言臧洪徒守節致死。不能如包胥之存楚也。贊曰。先零擾疆。鄧崔棄涼。詔變令圖。再全金方。蓋勳抗董。終然允剛。洪懷偏節。力屈志揚。



後漢書列傳第四十八

漢書列傳第四十九

宋 宣城太守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註

張衡傳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西鄂縣故城在今鄧州向城縣南。有平子墓及碑在焉。崔駰之文也。世為著

姓。祖父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屬文。游於三輔。因入京師。觀太學。

遂通五經。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常從容淡靜。不

好交接俗人。永元中。舉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時天下承平

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

諷諫。精思傅會。十年乃成。文多故不載。大將軍鄧鸞奇其才。累

召不應。衡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常好玄經。桓譚新論曰。揚雄作

玄書以爲玄者。天也。道也。言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爲本統。而因附續萬類。王政

人事法度。故必義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揚雄謂之玄。玄經三篇。以紀

大地人之道。立三體。有上中下。如禹貢之陳三品。二三而九。因以九九八十一。故爲八

十一卦。以四爲數。數從一至四。重累變易。竟八十一。而徧不可損益。以三十五。著撰之



玄經五千餘言而傳十二篇也。劉放曰：注以三十五善撰之，按太玄乃用三十六撰作五字誤也。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

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

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子雲當哀帝時，著太玄經，復二百

歲，殆將終乎。自中興至獻帝，一百八十九年矣。所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然之

符也。漢四百歲，玄其興矣。自此以上，並衡與安帝雅聞，衡善術學，

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為太史令。漢官儀：太史令屬太常，秩六百石也。遂乃研覈陰

陽，妙盡璇璣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弄罔論，言甚詳明。漢名曰奏

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

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

也。靈憲序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于渾體。順帝初，再

轉復為太史令，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自去史職，

五載復還，乃設客問，作應閒，以見其志云。問非也，衡集云：觀者觀余去

勢也，唯衡內識利鈍，操心不改，或不我知者，以為失志矣。用為問，有問余者，蓋

余，余應之以時有遇否，性命難求，因茲以露余誠焉。名之應問云。論語曰：孔子曰：下

學人事，上知天命也。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倚書曰：立功立

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是故伊尹使君為堯舜，而民處唐虞，彼豈

虛言而已哉。必旌厥素爾。倚書：伊尹曰：子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咎單巫

咸，實守王家。單作明居，又曰：巫咸保又王家也。申伯樊仲，實幹周邦，服

袞而朝，介圭作瑞。詩大雅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注：翰，幹也。服袞，謂申伯為冢

宰，服袞冕之服也。又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厥跡，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丕歟。

且學非以嬰利，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令行，故

易稱以大業。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也。質以文美，實由華興，器賴

雕飾為好，人以輿服為榮。吾子性德體道，篤信安仁，約己博藝，

無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矣。論語曰：篤信好學，又曰：仁者安仁，又

滯日官，今又原之。日官，史官也。左傳曰：天子雖老氏，曲全進道若退，

然行亦以需。老子曰：曲則全，枉則正，又曰：夷道如

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楫不存焉。徒經思天衢，內昭獨智，固合

類進道知退，易雜卦曰：需不進也。必也學非所用，術有

理民之式也。故嘗見謗于鄙儒。

天衢天道也。言徒銳思。深厲淺揭。隨

時為義。曾何貧於支離。而習其孤技邪。

揭褻衣也。音丘厲反。詩。擗風曰。深則厲。淺則揭。爾雅曰。由帶以

上為厲。由膝以下為揭。言遭時制宜。遇深水則厲。淺則揭也。易。隨卦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莊子曰。朱泚曼學。屠龍於支離。蓋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技音渠。綺反。責

衡何獨妙。思於機巧者也。○劉攽曰。注支離。蓋案莊子。蓋當作益。支離其名。益耳。後人不讀莊子。妄改為蓋。參。音。輪可使自轉。木

雕猶能獨飛。已垂翅而還。故棲。蓋亦調其機而銛諸。

垂翅故棲。謂再為史官也。

蓋何不也。銛利也。諸之也。問者言衡作三輪木。雖尚能飛轉。已乃垂翅。故棲。何不調其機關。使利而高飛邪。傅子曰。張衡能令三輪獨轉也。

自求多福。

詩。大何文王篇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也。○劉攽曰。正文昔有當作昔者。人生在勤。不索何獲。左

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又。曷若卑體。屈己。美言以相刺。剋勝也。衡集作。曰。不索何獲。吾欲求之。

鳴于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

詩。小雅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喻求仕遷於高位。振。揚德音。如金石之聲。

孟子曰。金聲而玉振之。用後勳。雪前吝。婞很。不柔。以意誰斬也。公斲之。杜預注云。

愧曰。斬應之曰。是何觀同。而見異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

之不崇。不恥祿之不夥。而恥智之不博。方言曰。凡物盛而多。齊宋。是

故藝可學。而行可力也。天爵高縣。得之在命。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

夫此人爵也。案此謂天子。高縣爵位。得者在命也。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旃而不臻。速召也。懷。亦

求之無益。故智者面而不思。

面。俯。躬身以微幸。固貪夫之所為。

未得而豫喪也。

附。危。枉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虧志。孰云非差

孟子陳代問。孟子曰。枉尺而直尋。若可為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

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如不待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害也。如以利則

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歟。延。岐注云。志士守義者也。君子固窮。故虞人不得其招。於

尚不往。如何君子。不得其招。而妄見也。尺小尋大。不可枉大就小。而以要利也。

心有猜。則筮殮饌。猶不屑餐。旌。替以之。

猜。嫌也。筮。食器也。殮。音孫。詩云。有蒙。筮殮饌。音。仕。卷反。餽

音補。故反。並謂食也。屑。猶介也。以用也。爰。旌。替。餽人也。一作爰。精。目。列子曰。東方有人

焉。曰。爰。精。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丘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殮以餽之。爰。精。目。三。餽

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我。狐父之人。丘也。爰。精。目。曰。謹。汝。非。盜。邪。吾。義。不。食。子。之。食

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略。嗜。而。死。之。也。○劉攽曰。注。子。何。為。者。也。案。文。是。對。答。之。辭

也。字。當。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孟子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

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受。非也。孟子曰。皆是也

當在宋也。予將遠行。行者必以贖。予何為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無處而餽之。是貨之

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趙岐注云。兼金。好金也。價兼倍於惡者。故曰兼金。一百百

鎰也。二十兩為鎰。贖。送行者。贈賄之禮也。在齊時。無事於義。未有所處也。義無所處。而

餽之。是以貨賄所取。我欲使我懷惠也。○劉攽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士或解。豆褐而襲。補。或委

申築。而據文。軒者。度德拜爵。量績受祿也。解。豆褐。謂。寧威也。委。而築。謂

傅說也。豆。音。常。主。反。方言曰。

後漢書列傳卷四十九

張衡

自關而西謂襜褕輸力致庸受必有階受或作爰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吉

凶分錯人用臆朦臆朦言未晤也○劉放曰按蔡邕亦有此二字作瞳朦從目是也此誤黃帝為斯深慘

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察三辰於上跡禍福乎下經緯歷數然後

天步有常則風后之為也史記曰黃帝迎日推策舉風后力牧以理人順天

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重黎又相顛頊而申理之日月即次則

重黎之為也帝王記曰少昊字清陽國語楚觀射父曰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人

地以屬人重少昊氏神雜擾不可方物顛頊承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

二業事不竝濟左傳鄭子曰少皞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也

則景北夏至日北極而影短晝六刻夜四十刻冬至日南極而影長夜六十刻晝

樂時也涉冬則涸泥而潛蟠避害也說文曰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小

也陰天且不堪兼況以人該之該備夫玄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

也說文曰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小

入川言出入有時也賈逵注國語曰涸亂也涸音骨公且道行故制典禮以尹天下懼教誨之

不從有人之不理尹正也道行言道德得申也仲尼不遇故論六經以

俟來辟辟君也公羊傳曰孔子恥一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

齊如何可一衡集考字作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綴旒人無

所麗麗附也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燭武縣絕而秦伯退師燭之武鄭大

於城而下也左傳曰秦伯圍鄭鄭伯使魯連係箭而聊城砲柝魯仲連齊人

聊城仲連為書係箭射聊城中燕將從往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要

自殺見史記砲廢也柝行夜木也

在說夫張儀說諸侯連和事秦為橫蘇秦說諸侯連咸以得人為臬失士

為尤鳥猶勝也猶六故樊噲披帷入見高祖前書曰樊噲沛人也封舞

禁中詔戶者無得入噲乃排闥直入流前書曰沛公方

涕曰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也高祖踞洗以對酈生酈生

誅無道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謝之當此之會乃龍鳴而鼈應也

喻君臣相感也魚鱉易林故能同心戮力勤恤人隱

曰龍鳴岐野鼈應於泉也

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由也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

後漢書列傳卷四十九

張衡

長謀之。爛然有第。前書音義曰：謀，謀第也。與牒通。司馬遷字子長，作史記，著功臣傳，粲然各有第，亭也。

夫女越北

而應龍翔。洪鼎聲而軍容息。

女越，旱神也。北猶退也。應龍能興雲雨者也。山

冀州之野，應龍蓄水，蚩尤請風伯雨師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妖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妖亦魃也。音步未反，聲或作聲，容或作容，衡集容作害，並未詳也。

溽暑至而鵝火棲。寒冰沍而鼃鼃蟄。

棲，息也。禮記月令曰：季夏土潤溽暑，鵝火午之宿也。三月在午。

六月在酉，言當季察之時。鵝火退於酉，沍凝也。

今也皇澤宣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并質共

劑。若修成之不暇，尙何功之可立。

質，劑猶今分支契也。并，共猶言交通也。周禮曰：凡買賣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

市以劑。鄭玄注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劑音子，隨反。

立事有三，言爲下列。下列且不可庶

矣。奚冀其二哉。

左傳：魯叔孫豹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杜預注云：立德，黃帝堯舜也。立功，禹稷立言，史佚周任臧文仲。

于茲縉紳如雲，儒士成林。及津者風撼，失途者幽僻。遭遇難要，

趨偶爲幸。世易俗異，事勢舛殊。不能通其變，而一度以揆之。

契，猶刻也。呂氏春秋曰：楚人使人不倦也。斯契，船而求劍，守株而伺兔也。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

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所從墜也。舟已行而劍不行，若此求劍，不亦惑乎。韓子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之，折頸而死，因釋耕守株，冀復得兔，爲宋國笑也。冒

愧逞願，必無仁以繼之。有道者所不履也。越王句踐事此，故厥

緒不永。史記曰：越王句踐先與吳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於夫。捷徑邪

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容。我不忍以歎肩。

捷疾也。歎，歎也。音翁孟。前書曰：羌戎弓矛

歎亦聲也。

雖有犀舟勁楫，猶人涉印否。有須者也。

前書曰：羌戎弓矛

義曰：今俗謂刀兵利爲犀犀，堅也。詩：衛風曰：招招舟子，人涉印否。人涉印否，印須我友

印我也。須，待也。鄭玄注云：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而不涉，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適，真

女不行，非得禮義，婚姻不成。喻仕當以道，不求妄進也。

姑亦奉順敦篤，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

獲不吝。姑且也。休美也。吝，吝也。

不見是而不愠，居下位而不憂。允上德之常

服焉。

愠，猶悶也。易曰：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

違之。又曰：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也。

方將師天老而友地

典，與之乎。高睨而大談。孔甲且不足慕焉。稱殷彭及周聘。

帝王

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其餘知天規、紀地典、力牧常

先封胡、孔甲等，或以爲師，或以爲將。蘇文志：陰陽有地典六篇，殷彭即老彭，殷賢人也。

與世殊技，固孤是求。

技巧也。音伎。本

憂朱泚曼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

輪扁爲輪者，名扁也。扁

對齊桓公曰：斲輪之法，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之於手而應之心。口不能言也。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子亦不能受之於臣。言泚曼屠龍，既無所用，輪扁

斲輪亦不能教人。子視木鵬獨飛，怒我垂翅，故棲。吾感蠹毒附，臨悲

爾先笑而後號也

龜蝦蟆也。香胡蠅反。周易旅卦上九曰：先笑而後號咷。

斐豹以鑿督燔書禮至

以掖國作銘

左傳曰：晉欒盈復入於晉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范宣子曰：苟於丹書，我殺督戎。宣子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禁丹書者

有如日，乃殺之。杜預注曰：蓋豹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左傳：備伐邢禮，至與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禮至自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國子邢正卿，禮至本衛人。

仕邢為大夫，掖謂挾之而投也。弦高以牛餼退敵，墨翟以縈帶全城。

曰：秦師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出於弊邑，敢犒從者。秦孟明曰：鄭有備矣，滅滑而還。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以攻宋，墨子解

帶為城以禦，為械，公輸般九攻，墨子九拒，公輸之。女蓋，黑子之守有餘。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貫高以端辭顯義，蘇武以

禿節效貞，貫高趙相也，端猶正也，獨正言趙王不反，高帝賢而蒲且以飛矰

逞巧，簪何以沉鈞致精，列子曰：蒲且子之弋，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鵠於

弋射，鄭玄注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春秋以碁局取譽，王豹以清

謳流聲，奕圍局也，碁即所執之子，秋名也，孟子曰：弈秋通，僕進不能參名於

二立，退又不能群，彼數子，二立謂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也，上云：立事有三，言

於二立之流也，臣賈案古本作二立，流俗本及。愍三墳之既頽，惜八索之不

衡集，立字多作四，非也。數子謂斐豹以下也。庶前

訓之可鑽，聊朝隱乎柱史

前書東方朔曰：首陽為拙，柱下為工，應劭曰：且

韞積以待價，踵顏氏以行止，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積而藏，諸求善價

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曾不慊夫晉楚，敢告誠於知己。

富我以吾仁，彼以其貧，我以吾義，吾何慊也。慊猶羨也，音苦。曾反。陽嘉元年，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

鑄成，員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

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

張口承之，蟾蜍蝦蟆也，蟾音時，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

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

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

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機發，而

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

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時，政事漸

損，權移於下，衡因上疏，陳事曰：伏惟陛下，宜哲克明，繼體承天。

中遭傾覆。龍德泥蟠。傾覆謂順帝為太子時廢為潯陰王。蟠音薄。塞反。今乘

雲高躋。磐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大位。必先倥偬之也。倥音口弄反。偬音子弄反。

坤蒼曰倥偬窮困也。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易者達物偽。左傳亦謂順帝被廢時也。

侯在外十九年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

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福祉。神祇受譽。黎庶而陰。陽未和。灾眚屢見。神明

幽遠。宜鑒在茲。福仁禍淫。景響而應。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

雖遠。吉凶可見。近世鄭蔡。江樊周廣。王聖皆為效矣。事見宦者傳。故

恭儉畏忌。必蒙祉祚。奢侈詭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也。夫情勝其性。流遞忘反。性者生之質。情者性之欲。性善情惡。情勝則荒淫也。豈唯不肖。中才

皆然。苟非大賢。不能見得思義。故積惡成釁。罪不可解也。向使

能瞻前顧後。援鏡自戒。則何陷於凶患乎。楚辭曰。瞻前而顧後兮。援鏡自戒。謂引前事以為鏡而自

戒。救也。韓詩外傳曰。明鏡所以照形。往古所以知今。貴寵之臣。眾所屬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

褒美譏惡。有心皆同。故怨譏溢乎四海。神明降其禍辟也。辟罪也。音頻亦。

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僭恒陽若者也。恒常也。若順也。

孔安國注。洪範云。君行僭差。則常陽順之。常陽則多旱也。懼群臣奢侈。昏踰典式。自下逼上。用速咎

徵。又前年京師地震。土裂。順帝永建二年正月。京師地震也。裂者威分。震者人擾也。

君以靜唱。臣以動和。威自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政也。竊懼聖思

厭倦。制不專己。恩不忍割。與眾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

曰。臣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鑒孔明。雖踈不

失。灾異示人。前後數矣。而未見所革。以復往悔。革改也。復反也。自非聖

人。不能無過。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

天子。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一曰爵。二曰祿。三曰予。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奪。七曰廢。八曰誅。若恩從上下。事依禮

制。禮制脩則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望允塞。灾消不

至矣。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

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

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易乾鑿度

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鄭玄注云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北神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于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從於坤宮又自此而從於震宮又自此而從於巽宮所以行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於乾宮又自此而從於兌宮又自此而從於艮宮又自此而從於離宮行則周矣上遊息於太一之星而反紫宮行起從坎宮始終於離宮也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

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前書曰齊肅昭明者神或降之

在男曰覡在女曰巫覡昔胡歷反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

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

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

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

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駐弘字孟魯國蕃人也昭帝時以明經為

傳說宣帝時為太子太傅又成哀時有詔使劉向及子歆於祕書校定經傳諸子等九

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殛誅

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為

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

國非春秋時也衡集云班與墨翟並當子思時出仲尼後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

於漢世前書武帝始置益州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于成

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勢無若是殆必虛偽之徒以

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擿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

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為不戒則知圖讖成

於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傳無所容衡集

上事云河洛五九六藝四九謂八十一篇也傳音附臣賢案衡集云後人皮傳無所容

竄又揚雄方言曰秦晉言非其事謂之皮傳謂不深得其情核皮膚淺近強相傳會也

後人不達皮膚之意流俗多作頗備者誤也無所容竄謂不容妄永元中清河

有加增也莊子曰頗句籍辭續漢書亦作竄本作篆者義亦通也

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偽稱洞視玉版遼甲開山圖曰禹遊於

尺二寸圓如日月以自照達幽冥言末或者至於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

效而復采前世成事以為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永建

即位年也復統謂廢而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勢位情偽較然莫之糾

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

書謂號稱識家也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

虛偽不窮也韓子曰客為齊王畫者問畫孰難對曰狗馬最難孰易鬼魅最易狗馬人所知也故難鬼魅無形故易也宜收藏圖

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後遷侍中帝引在

帷幄諷議左右嘗問衡天下所疾惡者宦官懼其毀己皆共目

之衡乃詭對而出闕豎恐終為其患遂共讒之衡常思圖身之

事以為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玄賦玄道也德也老子曰以

宜寄情志其辭曰仰先哲之玄訓兮雖彌高其弗遠玄訓道德之

回曰仰之彌高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論語孔子曰里仁為美宅不

潛服膺以永覲兮綿日月而不衰說文曰膺句也禮記曰服膺拳拳而不

伊中情之信脩兮慕古人之貞節脩謂自修為善也楚辭竦余身而

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竦企立也禮記曰為人臣止於恭為人子止於孝為

墨喻禮法也楚辭志團團以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團團垂貌也詩曰心

旌性行以制佩兮佩夜光與瓊枝旌明也夜光美玉瓊枝玉樹以喻堅

貞也楚辭曰折瓊枝以繼佩也

緜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蘼案緜音租緩反字書亦縹字也縹紫也

草經曰縹蕪一名江蘼即芎藭苗也楚辭曰扈江既姱麗而鮮雙兮非是時

之攸珍姱音口瓜反王逸注楚辭曰姱好也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

莫聞幽獨守此反陋兮敢怠皇而舍勤怠惰也皇暇也舍廢也幸二八之遲

虞兮喜傅說之生殷尚前良之遺風兮惆後辰而無及二八八元

遇也音五故反虞虞舜也尚慕也惆痛也音通辰時也痛已後時而不及之也何孤行之煢煢兮子不群而介立

感鸞鷺之特棲兮悲淑人之稀合山海經曰女牀山有鳥五采名曰鸞見

名鸞淑善也特獨也言靈鳥既獨棲善人亦少合也彼無合其何傷兮患眾偽之冒真且獲譴

于群弟兮啓金滕而乃信且周公也譴謗也信音申成王立周公攝政其弟

二叔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成王與大夫啓金滕之書乃覽蒸民之

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蒸衆也僻邪也辟法也詩曾煩毒以迷或兮

羌孰可與言己曾重也羌發語辭也言私泄憂而深懷兮思續紛而

不理紛亂貌也願竭力以守義兮雖貧窮而不改執雕虎而試象

紛亂貌也

兮。貼。焦原而跟止。

貼，虎有文也。焦原，原名也。跟，足踵也。尸子曰：中黃伯則又願為牛與象，自謂天下之義人也。惡乎試之？曰：夫貧窮太行之獲也。跡賤者義之

也。有以勇見苗子者，獨却行刺踵焉。此所以服苗國也。夫義之為焦原也，高庶斯奉矣。此義所以服一世也。衡言躬履仁義，不避險難，亦足以服一代之人也。

以周旋兮。要既死而後已。

左傳：史克曰：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俗遷淪而論語：孔子曰：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事化兮。泯規矩之圓方。

泯，滅也。化，變也。珍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

香。蕭蒿也。笥，篋也。蕙芷，並香草也。貴蕭艾，斥西施而弗御兮。羈要曼以

服箱。斥，遠也。西施，越之美女也。要，音於皎反。曼，音奴了反。呂氏春秋曰：要，曼古之賤

案要曼古其馬。行，跛僻而獲志兮。循法度而離殃。

離，被也。惟天地

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不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

也。孫卿子曰：偷合苟容，以持祿周書。陰符曰：四輔不存，若濟河無舟矣。

襲温恭之黻衣兮。披禮義之繡裳。

襲，重也。周禮：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曰繡。

為擊兮。雜技藝以為珩。

說文曰：珩，交織也。音補珍反。禮記：男擊革，女

綵藻與雕琢兮。璜聲遠而彌長。

璜，佩玉也。爾雅曰：半璧曰璜。言佩服之美，喻道德之盛也。

以恣欲兮。耀靈忽其西藏。

耀，久也。耀，遲遊息也。耀靈，日也。楚辭：日馳於西。

華予兮。鷓鴣鳴而不芳。

鷓鴣，鳥名。喻說使夫百草為之不芳。王逸注云：以喻讒言先至，使忠直之士被罪也。言恃知以相榮，反遇讒而見害也。

露之為霜。

三秀，芝草也。楚辭曰：采三秀於山間。說文曰：霜，迫也。方秀遇霜，喻以賢被讒也。

可與乎比仇。

齊，進貌也。謂四時更進而代序。咨，妒嫖之難並兮。想依

韓以流亡。

咨，難也。妒，忌也。嫖，美也。音胡故反。楚辭曰：嫖曰宜笑，言嫉妒者憎惡美

得仙。楚辭曰：羨韓衆之得一。流亡，謂流遁亡去也。

而狐疑兮。即歧陟而攄情。

歧，陟山足也。周文君為我端著兮。利飛

遁以保名。

文君，文王也。端，正也。楚辭曰：詹尹端策拂龜。周易：遁卦上九曰：肥遁，無不利。淮南子：九師道訓曰：遁而能飛，吉孰大焉。

以周流兮。巽迅風以揚聲。

遁卦：巽為風，故曰巽迅風也。巽，二至四為巽，巽為風，故曰巽迅風也。

於崇岳兮。或冰折而不營。

乾，易說卦曰：乾為冰，兌為毀折。陽不求陰，故曰冰折而不營也。

天蓋高而為澤兮。誰云路之不平。

乾，易說卦曰：乾為天，蓋高而為澤。誰云路之不平，乾變為

為澤，誰云路之不平，言可行也。

勗，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嶢。

勗，勉也。

勗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嶢。

勗，勉也。

勗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嶢。

勗，勉也。

勗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嶢。

勗，勉也。

勗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嶢。

勗，勉也。

勗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嶢。

勗，勉也。

勗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嶢。

勗，勉也。

勗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嶢。

勗，勉也。

勗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嶢。

勗，勉也。

勗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嶢。

勗，勉也。

勗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嶢。

勗，勉也。

勗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嶢。

勗，勉也。

勗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嶢。

勗，勉也。

勗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嶢。

勗，勉也。

勗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嶢。

勗，勉也。

勗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嶢。

勗，勉也。

也乾為金玉故曰玉階峻嶮音堯崢音士耕反懼茲氏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禎左傳晉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言筮之未盡復以龜卜之也周禮龜人掌六龜之屬東龜曰東屬其色青也遇九臯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逞詩小雅曰鶴鳴九臯注云臯澤中溢水出所為也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遊塵

外而瞽天兮據冥翳而哀鳴瞽視也音字列反冥翳高遠也鵬鷲競於貪婪兮我脩絜以益榮鵬鷲鳥也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後寧子謂也

有故於玄鳥謂卜得鶴兆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汝靡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傲裝傲惡也元辰吉辰也傲整也且余沐於清原兮晞

余髮於朝陽晞乾也朝陽日也爾雅曰山東曰朝陽楚辭曰朝濯髮於陽谷夕晞余身乎九陽也漱飛泉之瀝液兮

咀石菌之流英瀝液微流也咀嚼也翺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

八荒翺飛也音許緣反走猶赴也音奏八荒八方遠地也淮南子曰登太山履石封以望八荒過少皞之窮野兮問三丘乎句芒帝王紀曰少昊邑于窮桑都曲阜故或謂之窮桑帝地在魯城北衡欲往東方故先過窮桑之野三丘東海中三山也謂蓬萊方丈瀛洲句芒

木正東方何道真之淳粹兮去穢累而稟輕道真謂道德之真班固幽通賦曰矧沉躬於道真不澆通溥不雜曰粹稟音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鼇大蟹也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大壑

焉其中有五山一曰岱與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隨波上下往還不得暫時仙聖訴於帝使巨龜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不動

得暫時仙聖訴於帝使巨龜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不動

扶桑日所出在暘谷中其

桑相扶而生見淮南子

嶺青岑之玉醴兮餐沆瀣以為糧爾雅曰山嶺而高曰嶺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岷嶠之

高岡山海經曰崑崙墟在西北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昔夜也數是也衡集注及近代注解皆云昔日夢至木禾今親往見焉是為發昔夢也臣賢按

衡之此賦將往走乎八荒以後即先往東方次往南方乃適西方此特正在暘谷扶桑之地崑崙乃西方之山安得已往崑崙

見木禾乎良由尋究不精致斯謬耳

朝吾行於暘谷兮從伯禹於稽山

嗚谷日所出也孔安國注尚書曰禹代鯀為崇伯故稱伯吳越

為神仲尼曰山川之守足以紀綱天下者

疾防風之食言左傳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國語仲尼曰昔禹致群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客曰敢問誰其守為神食言謂後至也爾雅曰食偽也指長沙以邪徑兮存重華乎南

鄰長沙今潭州也從稽山西南向長沙故云邪徑存猶哀二妃之未從兮

嬪處彼湘瀕二妃舜妻堯女娥皇女英翻連翻也嬪弄也瀕水涯也劉向列女傳曰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湘夫人也禮

嬪處彼湘瀕

嬪處彼湘瀕

嬪處彼湘瀕

嬪處彼湘瀕

記云舜葬蒼梧。流目覩夫衡阿兮。睹有黎之圯墳。痛火正之無懷。

兮。託山陂以孤魂。衡阿衡山之曲也。黎顯頊之子祝融也。為高辛氏之火正。葬

得營丘九頭圖焉。愁蔚蔚以慕遠兮。越卬州而愉敖。河圖曰。天有九州。八

柱。東南神州曰晨土。正南卬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兗州曰开土。正中冀州

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東北咸州曰隱土。正東揚州曰信土。愉樂

也。敖。躋日中于昆吾兮。憩炎天之所陶。淮南子曰。日至于昆吾。是謂正

遊也。憩息也。東方朔神異經曰。南方有火山。長。揚芒燥而絳天兮。水泣沄而涌

濤。芒光芒也。字林曰。標飛火也。音必遙反。溫風翕其增熱兮。怒鬱邑其

難聊。溫風炎風也。淮南子曰。南方之極。自北戶之外。南至委。顛羈旅而無友

兮。余安能乎留茲。思獨也。音苦骨反。不。能留此。將復西行也。感。金天而歎息兮。吾欲往乎

西嬉。金天氏西方之帝。前祝融使舉塵兮。繼朱鳥以承旗。纒繫也。音

鳥。翼其承旗也。鳳。躔建木於廣都兮。拓若華而躊躇。躔次也。拓猶折也。

廣都。若木在建木西。未有十日。其華照地。山海經曰。廣都之野。后稷葬。超軒轅於

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千歲兮。曾焉足以娛余。山海

經曰。

軒轅之國在窮山之際。其下畜者八百歲。龍魚在其北。一曰蝦魚。有神巫乘

此以行九野。一曰鼈魚。在汪野北。其為魚也。如鯉魚。白人之國。在龍魚北也。思九土

之殊風兮。從蓐收而遂徂。九土九州也。蓐收西方神。歎神化而蟬蛻

兮。朋精粹而為徒。歎疾貌也。音許勿反。蛻音稅。說文曰。蟬蛻所解皮也。言去故

皮也。蹶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蹶音厥。鄭玄注禮記云。蹶行

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南

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閭闔之門。西

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塞門。凡八極之

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爾雅曰。台我也。野協韻音神。渚反。亂弱水之滌

溪兮。逗華陰之湍渚。正絕流曰亂。山海經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川。環之

也。臨河故。號馮夷俾清津兮。權龍舟以濟予。號呼也。聖賢冢墓記曰。馮夷

云。滌渚。號馮夷俾清津兮。權龍舟以濟予。者。弘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

服八石。得水仙。為河伯。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俾使也。清靜也。

津。濟度處。靜之使無波濤也。權機也。淮南子曰。龍舟。錦首。浮吹以虞。予我也。○劉敞曰。

注。為河伯。龍魚。案文伯下。當。會。帝軒之未歸兮。悵相偕而延佇。帝軒黃帝

有一字。未詳。或云。是主字。湖在今湖城縣。與河華相近。未歸。謂黃

帝得仙升天。神靈未歸。相偕。猶徘徊也。咽河林之藜藜兮。俾關鳴之戒女。

咽音許。吏反。爾雅曰。咽息也。藜藜。茂盛貌。山海經云。北望河林。其狀如荷。偉美

也。詩。國風曰。關關鳴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衡觀河洲而思之也。黃靈

詹而訪命兮。擢天道其焉如。黃靈黃帝神也。爾雅曰。日近信而遠疑

詹至也。訪謀也。揆求也。

日近信而遠疑

詹而訪命兮。擢天道其焉如。黃靈黃帝神也。爾雅曰。日近信而遠疑

詹至也。訪謀也。揆求也。

兮。六籍闕而不書。曰黃帝昔言六籍六經也。神遠昧其難覆兮。疇克謨而從諸

也。尊誰也。謨謀也。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噬。昆兄也。淮南子曰昔公牛哀病七日。

化而為虎。其兄規之。虎博而殺之。不知其兄也。鼈令殮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鼈令蜀王名也。晉靈殮死也。

禪傳位也。引長也。據蜀王本紀曰。荆人鼈令死。其尸流亡。隨江水。上至成都。見蜀王杜宇。杜宇立以為相。杜宇號望帝。自以德不如鼈令。以其國禪之。號開明帝。下至五代。

有開明尚始去。死生錯而不齊兮。雖司命其不晰。錯交錯也。司命天神。帝號復稱王也。

命神名為滅黨。長八尺。小鼻。望羊多髯。癯瘦。通於命運。期度。晰明也。據韻音之。逝反。寶號行於代路兮。後膺祚而繁

廡。寶謂孝文寶皇后也。繁廡茂盛也。呂太后時。出宮人以賜諸王。寶姬家在清河。願如趙近家。遺宦者吏必置我趙伍中。宦者忘之。誤置代伍中。姬涕泣不欲往。相強

乃行至代。代王獨幸寶姬。生景帝。後立為王。肆侈於漢庭兮。卒銜恤而絕

緒。王謂孝平王皇后葬之女也。前書。聘以黃金二萬斤。遣劉歆奉乘與法駕迎后于皇后。景帝生十四子。後至光武中興也。

恤絕緒言。尉尨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遭武。

無後也。尉尨。眉。郎。潛。武。尉謂都尉。郎謂郎。武謂武。尉尨。眉。郎。潛。武。尉謂都尉。郎謂郎。武謂武。

至郎署。見一老郎。鬢眉皓白。問何時為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郎。名。郎。以。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也。上。感。其。言。擢。為。會。董。弱。冠。而。司。袞。兮。設。王。隧。而。弗。處。

服也。時哀帝命為賢起家。至尊無以加。及帝崩。王莽殺賢於獄中。左傳曰。晉侯請隧。曰。王章也。禮記曰。二十日弱冠也。

夫吉凶之相仍兮。

恒反側而靡所。穆負天以悅。牛兮豎亂叔而幽主。穆魯大夫叔孫豹也。諡曰穆。牛謂豎

牛。豹之子也。幽閉也。大夫稱主。左傳曰。叔孫豹奔齊。宿於庚宗。遇婦人而私焉。至齊。夢天壓已弗勝。顯而見人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及後。還魯。庚宗之婦人獻以雉。曰。余子

長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遂使為豎。有寵及穆子。遂疾豎牛。文斷祛而忌伯兮。

欲亂其室。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牛不進食。穆子遂餓而死。

闔謁賊而寧后。文晉文公也。祛。袂也。忌。怨也。伯。謂。伯。楚。也。謁。告也。賊。謂。呂。甥。冀。除。垣。勃。鞞。斬。其。袪。及。公。入。國。呂。生。冀。芮。謀。作。亂。伯。楚。知。之。以。通。人。聞。於。好。惡。兮。

告。公。公。會。秦。伯。于。王。城。殺。呂。郊。伯。楚。勃。鞞。字。也。事。見。國。語。也。

豈愛惑之能剖。通人謂穆子文公等聞於好惡。謂初悅豎牛。後以餓死。始怨勃鞞。終能告賊。剖分也。言通人尚聞於好惡。况愛寵昏惑者。豈能

分。贏。擿。讖。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內。

以。為。外。備。而。不。知。胡。亥。竟。為。趙。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為。對。

高。所。殺。秦。氏。遂。亡。是。發。內。也。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為。對。輦。運。也。車。謂。張。車。子。也。有。夫。婦。夜。田。者。天。帝。見。而。矜。之。問。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車。子。財。可。以。借。而。與。之。期。曰。車。子。生。急。還。之。田。者。稍。富。及。期。夫。婦。輦。其。賄。以。逃。同。宿。有。婦。人。夜。生。子。問。名。於。其。父。父。曰。生。車。間。名。慎。竈。顯。於。言。天。兮。占。水。火。而

妄。諱。爾。雅。曰。諱。告。也。左。傳。曰。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叔。孫。昭。子。曰。早。也。後。果。大。旱。又。及。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梁。叟。患。夫。黎。丘。兮。丁。厥。子。而。事。刃。親。所

非。爾。所。及。遂。不。與。亦。不。復。火。也。梁。叟。患。夫。黎。丘。兮。丁。厥。子。而。事。刃。親。所。聯。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

梁。叟。梁。國。之。老。人。也。丁。當。也。聯。視。也。矧。况。也。呂。氏。春。秋。曰。梁。北。有。黎。丘。鄉。鄉。有。丈。人。往。市。醉。而

歸者黎丘奇鬼效其子之狀而道苦之丈人醒謂其子曰吾為而父我醉女道苦我何故其子泣曰必奇鬼也丈人明日之市醉其真子迎之丈人拔劍而刺之事音側利反前書音義曰江東人母綿學以滓己兮思百憂以自疚綿學猶牽制也滓以物插地中為事也

云洋引也言勿牽制於俗引憂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斐忱而佑仁孔甚也

於已詩曰無思百憂祗自重兮

斐輔也忱誠也佑助也言天之視人甚明唯輔誠信而助仁德也尚書曰天監厥德又曰天威斐忱

以拯人觸繁也所求也爾雅曰雁大也禱福也帝王紀曰湯時大旱七年殷史卜以拯人當以人禱湯曰必以人禱吾詣自嘗遂齋戒剪髮斷爪以己為牲禱於桑林

之社果大雨言蒙天大福以拯救景三慮以營國兮熒惑次於它辰景宋

也三慮謂三善言也景公有疾司馬子韋曰熒惑守心宋之分野君當祭之可移於相公曰相股肱也除心腹之疾而實之股肱可乎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所以為國無民何以為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人也歲不登何以魏顆亮以從理兮鬼

畜人乎子韋曰君善言三熒惑必退三舍見呂氏春秋也

亢回以傲秦魏顆魏武子之子也亮信也左傳曰晉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始也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踴而頓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治命余是以報也

咎繇邁而種德兮德樹茂乎英六尚書曰咎繇邁種德注云邁行也種布

茂盛封於英六帝王紀皋陶卒葬之於六禹封其少

子於六以奉其祀六故城在今壽州安豐縣南也

彫而已毓根生謂寄生也言百草至寒皆彫落唯寄生獨榮於桑之末本草經桑上寄生一名寄屑一名寓木一名宛童以喻咎繇封於英六餘國先咸

英六有無言而不讎兮又何往而不復言咎繇布德行仁履汝後裔詩存也

盍遠迹以飛聲兮孰謂時之可蓄盍何不也蓄猶待言何不遠遊也仰

矯首以遙望兮魂惓惓而無疇憒憒也偏區中之隘陋兮將北

度而宜遊偏迫也行積冰之磴磴兮清泉汜而不流淮南子曰北

澤窮大海之極有凍寒積水雪電群冰之野磴音牛哀反世本云公輸作石磴說文曰磴皚霜雪之貌也蓋古字磴與皚通近音胡故反杜預注左傳云互閉也

風淒而永至兮拂穹岫之騷騷玄武縮於殼中兮騰蛇蜿而自

糾玄武謂龜蛇也曲禮曰前朱雀而後玄武殼龜甲也爾雅曰騰蛇蜿屈也糾纏結也騷騷叶韻音修糾音古由反

魚矜鱗而并凌

兮鳥登木而失條矜棘也并猶聚也凌冰也坐太陰之屏室兮慨含

歔而增愁太陰北方極陰之地也怨高陽之相寓兮仙顯頊之宅幽

高陽氏帝顓頊也山海經曰東北海外附禺之山帝顓頊與九嬪葬焉相視也寓居也仙顯也音乞鳳反宅幽謂居北方幽都之地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

庸織

絡於四裔兮斯與彼其何瘳庸勞也織絡猶經緯往來也瘳愈也言勞於往

或作駱絡

反廣雅曰垠也縹馬縹也音思列

反不周西北方山也垠或作限也

迅飈瀟其騰我兮驚翩飄而不禁

也瀟疾也音蕭賤送也翻

趨給嘲之洞穴兮漂通淵之砾砾

含反協音呼加反林音林亦

經重陰乎寂寞兮愍墳羊之潛深

深貌也既遊四方又入地下

使問仲尼仲尼對曰土之性曰墳羊

使問仲尼仲尼對曰土之性曰墳羊

追慌忽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

慌忽無出右密之關野兮不識蹊之所由

右謂西方也密山名也山海經曰西北曰密山黃帝取密山之

玉策投之鍾山之陰

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

關幽隱也燭路也

瞰瑤谿之赤岸兮弔祖

乃明不食不寢是燭九陰是謂燭龍炬可以照明

瞰瑤谿之赤岸兮弔祖

江之見劉

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玉芝以療飢

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玉芝以療飢

勝然其既歡兮又謂余之行遲

笑貌也鳴之別體音許近反與此義合也

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

宓妃

咸姣麗以疊媚兮增聘眼而

娥眉

揚雜錯之

桂徽

離朱脣而微笑兮顏

的礪以遺光

言光彩射人也

獻環珉與璆纒兮申厥好以玄黃

納兮並詠詩而清歌

雙材謂玉女宓妃也即上

歌曰天地烟燭百卉

美兮志浩盪而不嘉

贈或作胎浩盪廣大也言不以玉女及

雙材悲於不

含鵲鳴鶴交頸

雙材謂玉女宓妃也即上

歌曰天地烟燭百卉

將答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

賦謂玉女所歌詩也亟疾也音

瞻岷

輪之巍巍兮臨繁河之洋洋

賦謂玉女所歌詩也亟疾也音

瞻岷

城兮構不死而為牀

賦謂玉女所歌詩也亟疾也音

瞻岷

以不死木屑瑤縈以為糝

賦謂玉女所歌詩也亟疾也音

瞻岷

為牀也

賦謂玉女所歌詩也亟疾也音

瞻岷

也河圖曰崑崙五色流水其

賦謂玉女所歌詩也亟疾也音

瞻岷

白水東南流入中國名為河也

賦謂玉女所歌詩也亟疾也音

瞻岷

反又補耕反巫咸神巫也

賦謂玉女所歌詩也亟疾也音

瞻岷

巫彭巫謝等十巫衡既夢禾禾

賦謂玉女所歌詩也亟疾也音

瞻岷

今故令巫咸占之也元善也

賦謂玉女所歌詩也亟疾也音

瞻岷

滋令德於正中兮

賦謂玉女所歌詩也亟疾也音

瞻岷

含嘉秀以爲敷滋茂也淮南子曰昏張中則務種穀說文曰禾嘉穀也至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既垂穎而

顧本兮爾要思乎故居穎穗也本禾本也言禾既垂穎顧本亦當思故居也淮南子曰孔子見禾三變始於粟生於苗成於穗

乃歎曰我其首禾乎高誘注云禾穗向根君子不忘本也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處姑且也懿美也慮猶

也戒庶寮以夙會兮僉恭職而並送僉皆也豐隆桴其震霆兮

列缺暈其照夜豐隆雷也駢聲也音普耕反震霆霹靂也音廷列缺電也暈光也雲師韃以交集兮凍

雨沛其灑塗雲師屏翳也音廷列缺電也暈光也雲師韃以交集兮凍

雨沛其灑塗雲師屏翳也音廷列缺電也暈光也雲師韃以交集兮凍

樹葩兮擾應龍以服輅韓音魚綺反爾雅曰載轡謂之輅郭璞注云轡輅上環也轡所貫也瑀以玉飾車也樹立也植華也於車

振余袂而就車兮脩劍揭以低昂脩長也揭低昂貌也冠粵粵其映蓋兮佩

綝纒以輝煌粵音五各反一作發並冠高貌也映蓋謂冠與車蓋相映也綝音離盛貌也輝音胡本反光貌也僕夫儼其

正策兮八乘攄而超驤八乘八龍也楚辭曰駕氣旄溶以天旋兮覲

旌颿而飛揚氣天氣也旌羽旌也溶音勇王逸撫軫軼而還睨兮心灼

藥其如湯軾音零說文曰車轡間橫木也楚辭曰倚結軾兮太息軾音之逸反杜子春注周禮云軾兩轡也說文云車輪小穿也還睨顧瞻也藥音藥然貌也

也音顯瞻鄉國而心熱也義上都之赫戲兮何迷故而不忘上都謂天上也赫戲盛貌也衡既徧歷四海方欲遊

於天上故云何不忘其左青瑀以撻芝兮右素威以司鉦青瑀青文龍也捷堅也音

巨偃反芝蓋也素威白武也禮記曰左前長離使拂羽兮委水衡乎玄冥

青龍而右白虎說文曰鉦鏡也似鈴也

長離即鳳也水衡官名主水官也玄冥水神

爲清典反楚辭曰功泮泮之流兮王逸注曰泮泮音乃曳雲旗之離離兮

鳴玉鸞之習習鸞鈴也音嬰涉清霄而升遐兮浮葭蒙

而上征雷雲也葭蒙氣也蒙音莫凡反上征上紛翼翼以徐戾兮焱回回

其揚靈翼翼飛貌戾至也回回光貌楚辭曰皇叫帝閭使闢扉兮覲天皇

于瓊宮閭主門者天皇天帝也揚雄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洩洩以彤

形史記曰趙簡子曰我之帝甚樂與百神游于鈞天廣樂九奏左傳鄭莊考理

亂於律鈞兮意建始而思終詩序曰大平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

也衡言聽九奏之樂考政化之得失而思其終始也

惟盤逸之無斃兮懼

樂往而哀來盤樂也逸縱也斃厭也音亦又音徒故反素撫弦而餘音兮

大容吟曰念哉素素女也史記曰太常使素女鼓五十絃琴大容黃帝樂師也念哉戒逸樂也既防溢而靜志兮

追我暇以翺翔翺翔將遠逝也出紫宮之肅肅兮集太微之閔閔

紫宮太微並星名也肅肅清也閔閔明大也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閣之鏘鏘

肅肅清也閔閔明大也建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芒

肅肅清也閔閔明大也抵營室曰閔道鏘鏘高貌也

慕罔貌青彎威弧之撥刺兮射罽冢之封狼

達反撥刺張弓貌也罽冢山也封大也觀壁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碩

壁東壁也史記曰羽林天軍西為壁壘旁大星為北落牽牛北為河鼓磅碩聲也磅音普郎反碩音郎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

漢之湯湯漢曰天潢雲漢曰天河也倚招搖攝提以低回劉流兮察

二紀五緯之網繆遙皇招搖攝提星名也劉音居流反低回劉流回轉之貌

二紀日月也五緯五星也網繆相次之貌也遙皇行偃蹇夭矯勉以連卷兮雜沓叢穎颯以方驤

偃蹇貌也夭矯小也貌鹹汨颺戾沛以罔象兮爛漫麗靡藐以迭邊

並疾貌也藐小也貌音亡小反邊徒郎反驚雷之硠礚兮弄狂電之淫裔

硠礚音一六反汨音于筆音亡小反邊徒郎反無涯兮乃今窮乎天外據開陽而頰盼兮臨舊鄉之暗藹

輻曰北斗第六星為開陽頰音俯暗藹遠貌也暗音烏感反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悁悁而思歸

輻曰北斗第六星為開陽頰音俯暗藹遠貌也暗音烏感反風曰勞心悁悁也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輶而徘徊

輻曰北斗第六星為開陽頰音俯暗藹遠貌也暗音烏感反以媮樂兮豈愁慕之可懷媮音通侯反懷安也出閭闔兮降天塗乘鸞忽兮

輻曰北斗第六星為開陽頰音俯暗藹遠貌也暗音烏感反馳虛無閭闔天門雲霏霏兮繞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旒

輻曰北斗第六星為開陽頰音俯暗藹遠貌也暗音烏感反暗曖倏眩眩兮反常閭倏忽也眩音縣眩音混疾貌也常閭故里收疇昔之逸豫兮卷

輻曰北斗第六星為開陽頰音俯暗藹遠貌也暗音烏感反淫放之遐心謂初遊於四方天地之間以自淫放今改悔也脩初服之娑娑兮長余珮之參

楚辭曰退將復修吾初服王逸注云脩吾以從風御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林

楚辭曰退將復修吾初服王逸注云脩吾典籍而為罟兮歐儒墨而為禽

罟網也音古儒墨家謂墨翟胡非尹佚等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陵之欽崟

琴操曰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事孔子十餘年晨覺眷然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鼓之曰往而不反者年也不可得而再事者親也歎歎歸耕來兮安所耕歷

琴操曰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事孔子十餘年晨覺眷然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鼓之曰往而不反者年也不可得而再事者親也歎歎歸耕來兮安所耕歷

山盤分欽崑
山貌崑音吟

共夙昔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也。夕惕若厲以省

警兮。懼余身之未敕也。

共音恭。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惕懼也。厲病也。敕整也。

苟中情之端直兮。

莫吾知而不愿。

愿也。音女六反。默無為以凝志兮。與仁義乎消搖。

老子曰：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歷遠以劬勞。戶而知天下。系曰：天

德無

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歷遠以劬勞。

老子曰：不出戶而知天下。系曰：天

長地久歲不留。俟河之清祇懷憂。

系繫也。老子曰：天長地久。左氏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也。

遠度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

六區謂四方上下也。

超踰騰躍絕世俗。飄飄

神舉逞所欲。天不可階。仙夫希。栢舟悄悄吝不飛。

階升也。論語曰：夫不可及。

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仙夫仙人也。詩：擗風曰栢舟。言仁而不遇也。其詩曰：汎彼栢舟。亦汎其流。憂心悄悄。于群小。靜言思之。不能奮飛。鄭玄注云：舟載度物者也。今不用而與衆物汎汎俱流。水中論仁人不用而與群小並列。悄悄憂貌也。臣不遇於君。猶不遇奮翼而飛去。吝惜也。衡亦不遇其時。而爲宦者所譏。故引以自諷也。松喬

高時孰能離。結精遠遊使心攜。

松赤松子也。喬王子喬也。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后室。隨風上下。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山。二十餘年後。來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往山嶺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去。字林曰：時踞也。謂得仙高踞也。離附也。攜離也。

回志竭來從玄謀。

謀去也。音丘。列反。謀或作謀。亦謀也。音基。字從其。

獲我所求夫何思。永和初。出爲河閒相。

河閒王名

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共爲不軌。衡下車。治威嚴。

整法度。陰知姦黨名姓。一時收禽。上下肅然。稱爲政理。視事三年。上書乞骸骨。徵拜尙書。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著周官訓詁。崔瑗以爲不能。有異於諸儒也。又欲繼孔子易說彖象殘缺者。竟不能就。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閒七辯。巡詣懸圖。凡三十

二篇。衡集作玄圖。蓋玄與懸通。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駒。駱等。著作

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衡參論其事。會並卒。而

衡常歎息。欲終成之。及爲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

畢。力補綴。衡表曰：臣仰幹史職。敢微官守。竊貪成訓。自忘頑愚。願得專於東觀。畢示萬嗣。永力於紀。竭思於補闕。俾有漢休烈。比入長於天地。並光明於日月。昭

不記三皇。今宜并錄。又一事曰：帝系黃帝。產青陽。昌意。周書曰：乃命少皞。清濤。即清陽也。今宜

實定之。又以爲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

宜爲元后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爲其將。然後即

位。後漢書列傳卷四十九

後漢書列傳卷四十九

後漢書列傳卷四十九

後漢書列傳卷四十九

後漢書列傳卷四十九

後漢書列傳卷四十九

後漢書列傳卷四十九

後漢書列傳卷四十九

後漢書列傳卷四十九

後漢書列傳卷四十九

後漢書列傳卷四十九

後漢書列傳卷四十九

後漢書列傳卷四十九

後漢書列傳卷四十九

後漢書列傳卷四十九

後漢書列傳卷四十九

後漢書列傳卷四十九

真。宜以_下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及後之著述。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

論曰。崔瑗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瑗撰平子碑文也斯

致可得而言歟。推其圍範兩儀。天地無所蘊其靈。易繫辭曰。範圍天地之化。王弼

注云。凝範天地。而周備其理也。謂作渾天儀也。運情機物。有生不能參其智。機物謂作候地動儀等故智

思引淵微。人之上術。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禮記文也量斯思也。

豈夫藝而已哉。何德之損乎。損減也。言藝不減於德也

贊曰。三才理通。人靈多蔽。三才。天地人。言人雖與天地通。為三才。而性靈多蔽。罕能知天道也。近推形筭。

遠抽深滯。不有玄慮。孰能昭晰。玄猶深也。晰音制。

後漢書列傳卷四十九

